

# 談《詩·大雅·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句中 一個可能的誤字

政大中文所  
林宏明

## 壹、前言

《詩·大雅·大明》是一首敘述周朝開國歷史的史詩，其中講到武王伐紂的詩句是這樣說的：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  
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  
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這一段詩主要講文王受天命而其長子武王代之伐商的史事，詩中沒有用大量的文字來形容兩軍交戰的激烈或雙方的傷亡俘獲，用洋洋來形容戰場牧野，煌煌、彭彭形容戰車和戰馬，輕描淡寫的幾句，即使戰場上代表周人軍隊的關鍵人物太公望和武王也僅用了一二字描寫；有的地方詳細到把武王的誓師詞也紀錄了，就這樣歷史上最著名的戰役彷彿一幕幕地映入目簾。

不過這一段史詩在文字上可能有些訛誤，其中的「殷商之旅」很可能是「敦商之旅」的錯誤，「殷商之旅」是指商紂的軍隊，「敦商之旅」則為討伐商紂的軍隊，一字之差於詩意的理解上卻不可謂不重。以下就個人所見提出我的理由。

## 貳、和舊注有關的幾個問題

在此之前，先將《傳》、《箋》的解釋抄錄於下，關於「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句，毛《傳》：

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  
言天下之望周也。

鄭《箋》：

殷盛合其兵眾，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  
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關於「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一句，毛《傳》：

言無敢懷貳心也。

鄭《箋》：

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  
心。

首先，毛《傳》訓矢為「陳也」，鄭《箋》從之，這是不對的。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廿四》引《爾雅·釋詁》指出此矢字應當讀為「誓」<sup>1</sup>。古書中也不乏矢、誓相通假的例子，如《禮記·表記》：「信誓旦旦。」《釋文》：「誓本亦作矢。」<sup>2</sup>

其次，是要釐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的「女（汝）」和「爾」所指為何？以及講這句話的人是誰？鄭《箋》顯然認為講「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這句話的人是來會盟的各諸侯，而

<sup>1</sup> 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台北 廣文書局）250頁，後來的馬持盈《詩經今註今釋》（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71年）404頁、高亨《詩經今注》（台北 里仁書局 1981年）376頁、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3年）457頁、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 三民書局 1995年）326頁等等多採用了馬瑞辰的這個說法。

<sup>2</sup> 參見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濟南 齊魯書社 1989年7月）575頁，《禮記·表記》條下《釋文》引文後，作者有按語：“按：矢下原衍誓字，今刪。”



「女（汝）」是指武王，「爾心」是指武王的心，這從鄭《箋》中很容易可以知道。可是這樣的解釋很有問題，大家都曉得武王伐紂前在牧野有誓師的行動，《尚書》的〈牧誓〉也記載在甲子日的昧爽時分「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講的就是〈大明〉的「矢（誓）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發話者應當是武王，此句乃為誓師詞的一部分。予，是武王自稱，女（汝）指的是前來會盟伐紂的各諸侯及其將士，爾心是指這些人的心，「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武王要告誡伐紂各諸侯及將士們「上帝正在上天監視著你們，你們不要懷有貳心」。所以，有很多學者不從鄭說<sup>3</sup>。

最後，鄭《箋》解釋「臨」字說「視也」，這是對的，可是把臨字譯為「護視」則又不恰當。西周金文「臨」字有的可以解釋為護視、看顧，如：

古（故）天異（翼）臨子（慈）。〈大孟鼎，《集成》2837〉  
肆皇天亡（無）斃，臨保我有周。〈毛公鼎，《集成》2841<sup>4</sup>〉

《說文》：「臨，監臨也。」此「臨」字是自上而下監視的意思，臨字的字形即是一個人從高處往下望。〈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因此在「上帝臨女」句中臨字當以監臨為義，而非臨保、翼臨一類的引申意義。這說的是武王告誡來會的各路聯軍要一心一意協同武王伐紂，祇要誰敢懷有二心，正在監視著你的上天必然會知道。像這樣帶有威嚇的語氣和《尚書·牧誓》最末一句「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警告如果不盡心盡力而為，將會遭到殺戮是頗為一致的<sup>5</sup>。

<sup>3</sup> 這個問題的討論還可以參見《皇朝五經彙解》卷一百四十七，即鼎文書局1972年出版的《清儒詩經彙解》730頁有引胡承珙的說法可以參見。其中提到有人引史記記載說明武王誓師之語曰：今予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即所謂無貳爾心。

<sup>4</sup> 師詢簋有類似的辭例，見《集成》4342，本文中《集成》是指北京中華書局《殷周金文集成》（1982-）。

<sup>5</sup> 《尚書·湯誓》的誓師詞如「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擊戮汝，罔有攸赦」亦帶有威嚇的語氣。



既然「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敘述武王陣營的情形，那麼，在此詩句之前敘述商紂陣營軍隊「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是不是恰當，就很值得我們考慮<sup>6</sup>。

### 參、「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應是形容武王軍隊

以往的學者在討論「殷商之旅其會如林」一般都著重在討論「其會如林」應如何解釋<sup>7</sup>，不論是根據毛、鄭舊注認為「會」是動詞「會聚」之義或者以古書異文認為「會」假借作「旛」是名詞“旗旛”的這兩種主要異說，其用以形容軍隊盛壯是一致的。根據古書的記載，武王伐紂是結合各國的軍隊（西方為主）而成的聯軍，《尚書·牧誓》說

王…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 《史記·周本紀》

諸侯兵車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

因此，不論是將「其會如林」的「會」看成是會聚或旗旛，從武王這個陣營的情況來看都很適切，也很配合「無貳爾心」的誓詞。另外，「其會如林」既然是形容軍隊眾多，在周人稱述自己偉大的開國史詩中，尤其是敘述牧野之戰時，稱讚自己的敵人軍隊「其會如林」

<sup>6</sup> 一九七七年在河北平山縣的出土的戰國中山王墓，陪葬禮器中有一件帶有銘文的圓壺，其中一段說：「唯朕先王，茅蒐田獵，于彼新土，其具如林，馭右和同，四牡汙汙，以取鮮蒿，饗祀先王」是敘述中山國的軍隊在與燕國戰勝新取得的土地上茅蒐田獵的情形，襲用詩經形容自己的軍隊其會如林，這間接說明《大明》中的其會如林應是指武王的軍隊，因為要說中山國的銘文用了形容吃了敗戰而失去天下的商紂軍隊的句子，似乎可能情比較小，基於這個想法，我在碩士論文《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1997年5月）中以註解的方式提出了殷字可能為敦字之誤的看法。  
<sup>7</sup> 關於前人對這個問題的見解，可參看季旭昇《〈大雅·大明〉「其會如林」古義新證》，《詩經古義新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205-213頁。



也不得不令人懷疑<sup>8</sup>。

如果「矢于牧野」一句，是詩篇中一個段落的首句，我們或許還能說這是省略了主語——武王，可是在上引的詩文中，根據詩的韻腳可以分成三段<sup>9</sup>，而「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顯然是屬於第二段，而且是第二段開頭的兩句，其後面緊接動詞「矢（誓）」，則「矢于牧野」等句就找不到主語；如為「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第二段整段為敘述武王陣營會師、誓師的情況，詩義可以說是文從字順。

## 肆、「敦」字字義與「敦商」辭例

### 一、敦字的意義

如果我們認為「殷商之旅」是「敦商之旅」的錯誤，那麼「敦」字在此的意義為何？其實「敦」字在古漢語有「伐」之意<sup>10</sup>，以下從出土文獻及傳世古籍舉例說明：

#### （一）甲骨文

1 癸亥卜王其敦封方…（《屯南》2279<sup>11</sup>）

2 □未卜…弗敦周。八月。（《合》6824<sup>12</sup>）

<sup>8</sup> 以往對這個問題的解釋，通常的辦法就是說因為商紂的軍隊「其會如林」，武力相當強大，但是由於商紂暴虐失去民心，武王勤政愛民，所以商紂的軍隊雖多，卻心向武王，因此武王能夠以寡擊眾，牧野一戰而代有天下。前引的毛《傳》說「言眾而不為用也」以及朱熹《詩集傳》說「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就是基於這樣想法的所作的解釋。這種解釋顯然受到「以至仁伐至不仁」想法的影響，用以後的思想去解釋時代較早的古籍，雖然可以解釋的合情合理，卻不是事件的真相。

<sup>9</sup>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為一段；「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為一段；「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為一段。

<sup>10</sup> 參見王國維《不其敦蓋銘考釋》、《王國維全集》及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 聯經出版社 1983年）544頁。

<sup>11</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北京 中華書局 1980年 10月。

<sup>12</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82年。



3 …方敦周。(《合》6782)

(二) 金文

- 4 王敦伐其至，鋪伐厥都〈宗周鐘，〈集成〉260〉
- 5 季禹以武公徒馭至于鄂，敦伐鄂（禹鼎，〈集成〉2833）
- 6 親令晉侯蘇自西北隅敦伐鄆城（晉侯蘇鐘）
- 7 汝及戎，大敦鋪（不其簋，〈集成〉4328）
- 8 以敦不淑（寡子卣，〈集成〉5392）

(三) 傳世典籍

- 9 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大雅·常武〉
- 10 愍國九十有九國〈周書·世俘篇〉

上引1至10的「敦」字均當攻伐講。4、7、9的「鋪」亦為攻伐之義，以4的例子「敦伐其至」和「鋪伐厥都」的平行的兩個句子，「敦」和「鋪」意思應類似，所以7的「敦鋪」可以說一個同義複詞，同義複詞兩字的位置互換意義不變，所以9又可以作「鋪敦」。另外，〈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裒荆之旅的裒字，毛傳：「聚也」鄭箋：「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眾」，讀裒為俘。王引之《經義述聞》認為鄭說較恰當。無論毛傳、鄭箋均把裒視為動詞，「敦商之旅」和「裒荆之旅」文句相似，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把「殷商之旅」視為「敦商之旅」也比較合適。

二、「敦商」的辭例

《詩經》「殷商」一辭多見，不過甲骨文已見「敦商」，《合集》6781「…方敦商」，卜問「方國會不會攻伐商邑」。《詩經》亦有「敦商之旅」的辭例，〈魯頌·閟宮〉同樣是講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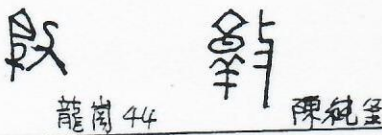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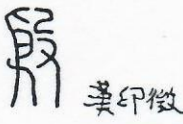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



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很明顯的，〈魯頌·閟宮〉對牧野之戰的武王陣營軍隊是稱爲「敦商之旅」的。〈魯頌·閟宮〉的這段文字和上引〈大雅·大明〉的文字講的內容均爲敘述伐紂克殷的牧野之戰，所以遣詞用字相襲相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也可以做個旁證吧！

### 三、敦和殷字形比較

	殷	敦
西周	 孟鼎 牆盤	
春秋		 齊侯敦
戰國		 龍崗44 陳純璧
秦	 小篆	 小篆
漢	 漢印徵  銀雀山583	 漢印徵  銀雀山416

由上引字表中可知，殷和敦在字形上一直要到了敦字加上「支」旁後，才能說是比較相近的。我們羅列字表僅提供參考，我們並不認爲字形的相近是兩字相誤的唯一可能，或許是古代傳授《詩》的學者在其傳授過中，將文字以己意做了改動而流傳下來。



## 伍、結語

我們認為先秦的典籍在語言上應該是淺顯明白的，古人的道理也都可以在這些淺白的字裡行間顯露出來。但古籍在流傳的過程中有太多導致版本、文字等不同、甚至是錯誤的可能性，加上字義在時空中的流轉，先秦的白話現在讀起來便覺詰屈聱牙了。另外一種可能則是出於後人依據自己的想法對典籍作的改動。

本文主要討論的問題是「殷商之旅是否為敦商之旅」之誤，嘗試從史實、詩義、辭例、文法、文字字形及字義等方面提出了作「敦商之旅」的可能性，由於目前所能的見到的版本異文，在〈大明〉詩中是沒有一個是作「敦商之旅」的，我們目的僅在提出另一個思考的角度，並非認定「殷」必為「敦」之誤。

後記：本稿原是詩經課程上的學期報告，文成後授課教授朱守亮老師、論文指導教授蔡哲茂老師及何樹環、蔡淑閔等同學均提供許多具體的意見，在此一併誌謝。

## 參考書目

### 專書部分

- 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11月  
王叔岷《斟讎學》(補訂本)，史語所專刊三十七，1995年6月  
朱熹《詩集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4月。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世界書局 1980年11月  
朱右曾《武王克殷日記》，世界書局 1980年11月  
余培林《詩經正詁》，台北三民書局 1995年10月  
吳闓生《尚書大義》，台北中華書局 1986年11月 台二版  
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台北聯經出版社 1983年2月初版  
容庚《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1994年10月  
高本漢《高本漢詩經注釋》董同龢譯國立編譯館1979年再版



高明《古文字類編》，北京中華書局 1991年10月  
高亨《詩經今注》，里仁書局 1981年10月  
林義光《詩經通解》，臺灣中華書局 1986年11月 台二版  
季旭昇《詩經古義新證》，文史哲出版社 1994年3月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罍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1996年2月

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4月再版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台北 廣文書局 1971年11月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台北 商務印書館 1971年7月

張守中《中山王罍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5月

馮浩菲《毛詩訓詁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8年8月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1992年8月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12月

#### 期刊論文部分

李學勤·李零〈平山三器與中山國史的若干問題〉《文物》1987年2期。

張政烺〈中山王罍壺及鼎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頁208-232。